莊子翼註

七

口 13
1600
7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317號
第7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莊子翼卷之七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

三島家藏

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矣儻然終日不言合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于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鈐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儻然失志貌土人也

郭註 言東郭順子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眞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也清虛正已而物邪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呂註 其爲人也眞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變物眞人則虛緣而葆眞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眞人則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于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嘗見我今也又嘗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無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 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全其自我。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 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嫌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者也。禮義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其者夫東

存則商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

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愛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効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化恆新也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形奚為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故曰徂丘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駘它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哉服者思存之謂其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恆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但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之雖忘故吾吾五五何患焉故能雖俗雖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呂註　步也趨也趨也可追而及也至乎不言而信不
北而周無窮而民賙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
故以譬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
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之此哀莫大者也曰
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後有則目有趾者待是而
成功是出則存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
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
言而信不北而周無窮而民賙乎前者終以是而已
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物而動日夜無隙
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
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
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
吾所以不著而不見乎吾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
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肆馬之所
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
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循本　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即無行而不與二二
予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吾是
猶不曾兩臂相交只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也
哉汝所言者時見吾吾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
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于
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肆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
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
賦序云甘露棗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
中而後大液背此唐字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
汝佩服吾之又恐頗淵患其終不及
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孰者
也不忘者云乎眞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
無得之得即爲眞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于暵然似
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
肅肅至陽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
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
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 作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
能說脫馬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汚也無爲而才自

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
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彼夫予之發吾覆也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註　懇然似非人寂洎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遊
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心閑口辨故
冷仲尼求之于言意之表也義乎其將者試義陰陽
以旋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也出天發地言其交也
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
也莫見其功生萌於未聚灰歸於散所謂迹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
遊至樂無美樂也故生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
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
之若遺土耳苟知然生之變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
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
也老明謂天地日月皆不修不爲而自得也醯雞者
雞在甕中之蠛蠓孔子謂北吾全于老明猶甕中之與天
地矣

呂註　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口辟焉則非知所能言議乎
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近之爲
歲近之爲月外而萬物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敗化以是而已則向
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
獸之所謂物之初者始是也天下
得是而遊之若天下莫不得此而俊爲至美至樂也
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係乎其小變而不失數水之大常
有不變焉以所遇而失吾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故
亦奚足以累吾心哉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全於命全則樂莫大焉

新寧　大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而道不見也至樂而命不得至人不能備之故日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碧虛　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遺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誰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十儀運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準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窈冥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

物爲之宗主邪孔子又問所以遊是者夫學道詎容所得得其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如戲易數魚易水暫爾小變又何疾焉天下天下者莫礴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生死猶晝夜也況其他乎故視執御與朝冕猶易水易數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壁言水之汚挹而善利益有所造爲至人德業廣被益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焉是以夫子自嶽以喻蠓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蓋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屢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也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官而魯國無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者言其行詳緩而

郭註　德充於內。餘於外者

呂註　佩玦。玉也。司馬本作綪。綪。絛也。今俗

莊子數假孔子問答。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孝者無以

尊孔子之實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郭註　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呂註　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儃音旦。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般礴。箕踞之狀。贏。裸也。

郭註　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特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三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旦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髯
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庚桑子
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鍥庾斛不敢入於
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鍥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
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
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
循斯須也偏朱蹄偏赤蹄也植行列也散羣
也六斛四
十曰鍥

郭註　非持其鈞有鈞者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
不成德則同務者言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鍥斛
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權衡也爲功者非
己故功成而身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
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乎夫文王盡之言任諸大夫而不

自在斯盡之此斷之須臾頃故文王仁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 知藏丈人之足與爲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憂期之以遠下而不上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以爲二天也典法無更大典八法受於天下者此其爲二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又於天下也壞植則非先王之壽量也

碧虛 其釣莫釣謂直釣也註釣而已偏令無出未嘗此釣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刑不入竟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心同務則四民著業

循本 釣有釣釣者釣其有可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于人也此依彷呂望之事但不明言其人耳

劉槩 三十代直道而行知藏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而已偏令無出未嘗此釣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夫子哉蓋知道者必達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見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猶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景響也其夢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爲文王欲明權必考于人孝者或因藏夫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管見 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始皇石刻文曰云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植壤散羣則撒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考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疆界移於齊之汶篁植以爲界之物也

列禦寇爲伯昏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的失復引之滿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怵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貫云怵慄也謂敗也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爲怵目

郭註　盈貫謂溢鏑也左手如柜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於水也適失復曾者

欲適去復卻曾也方矢復寓者言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於水于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象人謂不動之至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惟射乎

呂註　引之盈貫持滿之至射措於水平直之至前矢曾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志不分此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斤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江適　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其無所懼也及其伏地而汗流著以心有殉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若未必皆蹈不測也唯其貪生外殉於吾無所不至之物不能自爲之害以至于喪生

而終不悟也若無異也特純氣中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耳彈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

【筆乘】羅勉道云適矢復命者矢去而復督前矢也方發而後矢復寓于弦上也范無隱則謂方矢猶方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寓于弦非寓柘水于肘上也郭論爲非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伸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曾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疇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泥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于人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則失也使人人自得其與人而不損于已也其回即方所在皆可所在皆

可謂不損已爲而故乎自得之地也

呂註　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已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譬睹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眞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溢不得利不得害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口義　令尹之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我之可貴若其在我邪亡乎彼疇睹四顧謂高視遐想于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義黃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　凡國名披左傳

凡周公之後

呂註　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廣然無私乃常存也夫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惜耳天下竟無存亡之可常存者是也得其常存而楚爲足以當存亡哉天下有長存不亡之凡楚爲足以當存亡哉存之則存其存矣凡之存之則存其存矣凡

管見總論　是篇立論始於潛耀有不容邪之兆知魏国之累可謂美之患乎凡之不立道之不行乎仲尼見温伯雪子目擊道存訓啓迪之机不在乎蒋七訓詁之間顏子歎超逸絕塵軼若乎後則太化密移盖未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独立異眼相逢造物若此而猶以肩吾為幾於賛乎然非因仇闚理則

無以惠後之故。及陰陽成和生物之奥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爽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于国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文之易厥衛鑑胎比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忘為治者任賢惟急庶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現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入極攸生無変者也圣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矣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国存亡之險明物我内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闗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無為謂眞是也。我與安終不近也。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古其二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　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教之所由生。日損。損華偽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人物失其所玩。有爲物歸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不失德。故稱德而不至矣。礼有常則。矯效

躰合變化故化稱焉其實一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生俱是聚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其神奇通其臭腐耳亦生彼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標而後寄明于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乘乎可得而見也

呂註　道無方故不可致至則自此至彼德則無為而仁可為也仁則為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礼則為乱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於無為則仁義礼樂不得不絕滅之及無為而無不為是相偽而已所以為乱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於無為則仁義礼樂不得不絕滅之及無為而無不為是相偽而已所以為乱之首也

碧虛　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且真是此真知皆為道障尤進除者也

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于無知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則無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亦莫能係唯忘死故以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

筆乘　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也之於道實非減于無為謂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為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不知一躰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服無所從亦無所從道非道故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　無為者任其自為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也故萬物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為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毫待之成躰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故惛然豈然油然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者與天同觀也

呂註　天地無為而無不爲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無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知其不為而自然者觀于天地而已矣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為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是相蘊而不知之謂本根之謂萬物以

管見　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直與混然無為而無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根也扁然而萬物即根也故大弥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忽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皆于斯而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故反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即天也故曰可以觀于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李云瞳未有知貌

郭註　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無心不可其謀獨化者也

呂註　正形則坐而鑑視則無妄窺故邪氣去而神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生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于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而假寐則閑其言而廢也被衣行歌而去之說其生之易也形槁心死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無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新傳　正汝形無牙汝形則形全精復則其形也汝視不見可欲也無耳可欲則精復形全精復則其

天為一矣故曰工不和至一揖汝無思無為也二汝度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為則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者遊于自得之場也道浮為汝居者處于虛之域也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遠悟而心得之也初也此皆入道之要故齧缺遠悟而心得之也

方思善　無求其故與不以故自持二故字同對新字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為陳迹安可求而持之邪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求之碧虛音義云古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則丞者官名也

郭註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現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況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妍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至于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故不知也彊陽猶運動也明斯道者庶可以貴身而忘生也

呂註　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生之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父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江適　道之無我思我無有差殊如可以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如可以得而有亦可以得而有是道無我安得復有夫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夫道而有之于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彌陽氣之積爾終聚終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此身天地之委順生出于天地之委和身出于天地之委形至于而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于天地之孫子析又遠矣是天地之委蛻耳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于彼而我猶影之于形也彼彌陽則我與之彌陽矣身之于彼而我曾不知夫欲知其形頎若影則知之矣彌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于無生無身之先而同乎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問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莅天下終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于道失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王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隨
其天袠秋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
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
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　日冥冥日無形日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
形本生于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
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
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故形骸于天
地之間寄精神于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
皇道遙六合與化俱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

其若海魏魏乎其不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
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醷物也雖有壽
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
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
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
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
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

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捨弃知慧付之自然使名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為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始者此化俱也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于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播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為人者赦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于宗者不逐末也嘗醷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果蓏有理言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借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弛隳墮衰言獨脫也紛宛皆變化氣也大歸者無為用心于其間也不形乃成形形乃成物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倪然不覺乃至也明而塞之則無所奔逸故大得也

呂註 精神王道猶為軀之至道之極則冥乎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無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無迹四達皇皇也出入而遨于此則休乎萬物之奧躰彊思達其用無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魏乎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所在矣非陰非陽惟道是從直且為人與天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嘗醷言非所美壽夭若觀堯桀奚足分哉果蓏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逆宇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弛則弛張莫拘墮衰則卷舒無窮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太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難至也至則躰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于道則無所疑故辯不若默真聞于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者無言聽者無聞此之謂太得也

循本　言人不必搏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則復焉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不匱則君子之道耳以其猶有心于外也彼其外所與萬物皆生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為道也中國有人越出陰陽之外其處于天地之間聊且為人耳將反于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之生者如喑噫之物耳礼記注醷悔懟也喑久喑能言幾時故凡人所辯搏者皆須臾之說也果菰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雜亦所以相齒亨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悉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與起皆不立處是也紛乱宛轉形容解說壞墮奏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夫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無值

神註　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見

道明則入于二矣故無值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乃至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天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

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 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質而方復怪此斯不上市而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于下賤則明道不周矣道不逃于物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偏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

窮也澹靜漠清調閒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謂寥然空虛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于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悶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忘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無物而物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際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呂註 螻蟻有知而至後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甓無生而有形朽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無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質愈廢者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乎而愈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猶言

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耶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無爲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正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無非道也故彷徨焉閔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物者也不際之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稊稗蠉蟻爲瓦甓屎溺者誰歟

循本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之然否及於本故蒯瞶之妬此正蒯瞶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馬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故問之也履狶者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愈甚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爲豕肥者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矣

副墨　豨大豕也履以足踐之也豕之肥瘠踐其臀則可知臀物之底也故以爲下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間故曰汝唯莫必謂一小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畢竟道器一物耳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咸三字雖異其指一也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魄煨燼不異雖然我以言言道也將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爲乎無說乎乃無聞無爲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毛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爲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彷徨乎焉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窮矣太知猶旨太過也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

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如此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辭此物一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若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爲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爲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爲積散也而非積散張末謂彼爲積散而非盈虛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殺也所謂不際之際也

方思善　周徧咸是言異理之喻寥已當讀言能無言寥已則至矣寥已者贊其至寂之詞也有際則知其所窮無際則不知其所窮者物物者也物物者彼也惟彼爲能盈盈虛虛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殺也所謂不際之際也

如　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如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槀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郭註 起而悟夫外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外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雖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不由乎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見不聞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有以應者。外矣。若失蓼落天地。遊虛波。遠以入乎冥冥者。不已矣。

呂註 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于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于

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欤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之藏其狂言而欤凡以道之爲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皆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于無窮而無窮不知也無爲非本無爲知其無足爲而無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無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内知之爲外也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無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無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無窮而無以問爲也無應應之是無内則未得其未始有物于内也以無内待無窮不知乎大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攝也不遇乎大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循本】參乎之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欤則我無所發也予之在言而亦終于泯没以欤矣今于道秋毫之未盡分毫得處焉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及焉無有矣當是
無無傳焉之
郭註　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
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惟不學乎
呂註　光曜者泰定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此光
曜所以不知其爲有爲無問之而不得問也宜
然空然視聽摶之所不及此所以爲無有也唯其有
無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
有則無所至
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百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
與有道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
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
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若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

之間謂鍛爲
捶鉤劒名
郭註　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
差也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呂註　無用無不用惟道爲然
仲尼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奚求奚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奚求未對仲尼曰已矣

未應衆一以生一次不以次次生次次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一體一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出不得先物也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一若一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 律一言天地常在乃無未有之時虛心以待命就一言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惟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爲無矣是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也如是天地亦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次者獨化而次耳非生者生此次也生者亦獨化而足各自成謂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于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 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則知未有天地猶今有天地也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爲不知者求所以爲知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無相待則皆無矣儻即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天地而有子孫也使之勿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次心有所謂次而後能次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次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一體知次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已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乃取于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

疑獨 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苟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幷求始則虛終則閒言未悟中心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生故本無生也因生故生生故本無生也因生故生生故本無生也因生故生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鑒齊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

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無能亦無所困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　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忘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迎則足而止也圃囿宮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君子聖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而況其冥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所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于將迎也山林皐壤外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不過者即不知之所不知也所不能者不知也

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能能與不能能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

【宮註】古之人外化則內不化存今之人內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閒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整整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乎萬物之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異也哀又繼之一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所遇而不知所不遇則離物也能化而不知所不能則能不能則離物也能化而不知所不能則能不能則離物也能化而不知所不能則能不能

宇宙總論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邇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無爲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登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于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嘈而自生勃然出滃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屎溺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弔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遷非累所能侵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靜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盛生傷廉無異沈檀就爐鞴騰馥須臾而形已盡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眞

也大上已云一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終外篇之旨云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美之人去之然仁者設之推運之與居數蹇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一作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入見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乎吾之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哉吾是以不釋於老明之言（役學徒也庚桑大史公作亢桑）

郭註　之異其棄知而任自然（挈然仁薦廬胼胝貌拘攣也）

呂註　老明之道絕仁棄知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薦廬胼胝拘攣掌是黃畫然聖然仁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癰楚之所為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无為而成故曰計不足以計有形計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為君而百姓不知所如生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人之標乎

循本　至人尸居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拘與標同楊木為標則人皆見之

劉辰翁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異壘之民乃欲尸祝堯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聒又聞商有其實人弁之名而弗受反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旨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迹耳然則庚桑之道迹乎無爲而未能無不爲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鮪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阬非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八尺曰尋倍尋二曰常十六尺曰仞七尺曰仭祥怪也

郭註　弟子謂太人必有豐祿故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斃身於利祿則粗而淺會魚鱉

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
穿鑿而植機亂耳簡髮數米理雖刀之末也混然一
之无所治爲乃克濟耳若拂其性以待其所尚真
不足而以知鑿之則爲矣爲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
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
其迹飾僞攘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　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
獨與神明之道故藏身不厭深耿德
遺堯舜而不爲也夫以末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
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性餓用物自然而
不敢爲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孰簡髮數采曷足以
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跡觀之
不免李資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
爲之大民性爲其所迂亂之　所由生也

南榮趎　時　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
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思慮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闢矣而物
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
汝生勿使汝思慮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蔍蜩　蜀　越雞不能伏鶉卵魯
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
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見老子南榮趎古今人表作南榮疇奔蜂小蜂

郭註 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攪乎其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强相效也雖未有閉之也而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耳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呂註 德遺堯舜而不爲其死迹也至矣然則惡乎託生者人之形常保神得以及此言耶答以人之形常保神得以口屬乎臭味心爲物之所役則形雖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惟其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自不能別聲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瞽與狂也爲道者則以不自聞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得爲狂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則無方也安有閉而不闢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間之而已趎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碧虛 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岑支有鵾鵬之化蜚虻則徹心牛岑支有鵾鵬之化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口義 人之心與耳自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仇奪今乃爲物欲所閒以心使思慮營營若干此勉爲此言未有解脫處庚桑子欲點化之而未盡故曰辟尽矣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懼遽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
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
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
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
無由入可憐哉

郭註　與人俱來之衆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　贏擔也　三言而來故也　而挾二言則謂與人俱來之衆挾

呂註　趎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俱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趎舍不一之心索之於無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岡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通義　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可勸答失問也　總答失問者多者衆而生有知者衆而無知者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灑熟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內韄者道德不能持
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內捷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
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太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於虐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安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熟與熟同嗄失聲也掜以手拘打也劉云手筋急也共音拱德猶性也言手拱自然如有所握其曲內向也

【郭註】捷閃捷也耳自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戀於外則心術塞於內內則惡戀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偏戀猶不可況外內俱戀乎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目得也當照吉凶無所卜筮也止謂止於分已謂無追故迹也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脩然無待迹也侗然無節礙也益不頓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掜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瞬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為縱體自在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波物物波亦波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為召好去惡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卜之氣充津津有所滿戀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戀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戀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戀於事為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

窺隙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即知足也合諸人而求諸己即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儻然即汜兮其可左右也洞然即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死蓋所謂合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而捉也則莫若外揵則物不入而內不讋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倣效而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無所事爲也越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天下道之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至以無爲爲經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爲而求諸己故也儻然無係洞然無礙則如見子矣使其舉出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隨乎以至握而不知其爲握視而不知其爲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循本　襲者以衣衾束物制縛之意揵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謂其內者繆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拒閉之於外內外讋者其病若此

擎乘　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出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 趙謂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聖水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也交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趙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人之德聖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禍水外來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呂註 人心湛然知衛生之經冰解而東釋結弦而不能虛猶冰凍而水故德不修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嬰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礙又何能拘之是問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也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爲而若禍水外來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

灰安得而累之哉

管見 夫填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冰凍而成冰水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愚蔽反求乎交食乎地耕鑿其給也交樂乎天均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遽語其又引前兒子之詞以告矣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欲其無住著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

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 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光發則人見其所見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冥冥我宅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一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也意畢

呂註 身者人之寓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雖不能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欲爲有必敗理終不解而天者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舍謂群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之所能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而已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佔人也人見其賤猶之

愚然與物窮者物入焉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入兵兵莫憎修於
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
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幽間義海

郭註 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慮度而出之
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乃是人耳安之
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爲而致惡者憂患不能入有
命故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有
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
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內所以
爲久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分也遊分內
者行不由于名遊分外者有益無益勤瘁已以爲物
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無名者雖已所
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其販矣而猶

自以爲安窮謂終始也且謂券外而販者販不立
焉能自容不能容人者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故以
達彼非有寺於外故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
也以其非爲而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
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
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
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容不免爲券內誠已而獨行
更爲失者徐學以求復其初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
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爲券內誠已而幽顯不能
也無諸已而行之爲券外不誠已而不費券外者
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

呂註 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形謂無往而物不從
達彼非有寺於虞也故是而敬生因之以
也以其非爲而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
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
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
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容不免爲券內誠已而獨行
更爲失者徐學以求復其初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
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爲券內誠已而幽顯不能
也無諸已而行之爲券外不誠已而不費券外者
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

明唯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跂慕猶魁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無我無我則物入而不傷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一片體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下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須溪】參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所期望及耗費也跂而立者人見其魁然本不魁然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物且者姑與之爲甯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衆人之人耳

【補註】則費是博取廣求之意猶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故以貨人斥之猶言貨殖也

【洪邁】郭子玄云有持者不動於物一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效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

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一而無有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　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一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苟能曠然自放非有根言出者自直實耳其所出者無根竅以出之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死生出入欻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則無門也夫有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放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　物皆具道故無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而分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無爲而自備則成有以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惟分而不知反雖有備備而不知反則何適而不通哉道無死生而有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乎所未嘗生而生有爲故也其得以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無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惟能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

定則不爲叙生所罔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處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無本者有實而無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而入無竅者有長而無本剽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上居我之上者則以我上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豈有剽本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太通四辟無乎不在也雖有从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門者無有也有不能爲有必出於無無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謂無有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副墨　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其

所當得斯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安之如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謂是死耳豈知有死而不亡者存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以鬼喻而造化之實際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無形者而人事定矣以有形者象之皆安之也其生也來無所從其死也去無所門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無竅是無方所也故曰有實而有長而無本標此實理也夫往者來今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標是無乎處無首尾也故曰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標是往者來今一如也从生無不由之而欲求其形無有爲天門者非有然謂無有爲天門然謂無有爲天門者非有

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人法雙忘能所俱遣聖人之欲藏其神也則舍此無歸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苦恙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

戰闇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腡（皮賣反）胲（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是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郭註　生爲喪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死爲反還融液也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之或分而齊之三者已復差之戰直聚氣也既分曾中故謂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封之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族然已非則向之三者皆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移所是之後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後則其後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腡胲臉物各有用偃謂屏厠也寢廟

則以饗燕屏厠則以儛溲當其儛溲則寢廟之是移於是則矣故一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果各自有也質主也物各謂已是足以爲是非之主人皆謂已是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眞脫也知愚名辱者不能隨所遇而安之也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同其是非矣

呂註　三者雖異皆師於道猶同爲公族而昭景著戴而有生焉爲猶膚之有物矣而以生爲有物始無有物之分辯一以爲有物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賊亦不可知者也譬臞瞿祭具百物而有脆胲非不可謂之寢廟又適焉偃并不可謂之室而不可以言太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無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爲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爲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爲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已爲正至其弊也以已所是爲已節而守之至於以奴僕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鸜鵒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

碧虛　昭景屈異姓糸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要之不離乎楚都如此生雖異皆出於冲氣也

循本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臞瞿牛百莖胲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冬至後三成祭名臞牛百莖胲足指毛肉偃偃息之

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如公金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如膘祭者分脽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性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而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適其偃息之所觀之而合之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眞的是處蜩與鸞鳩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也

管見　眞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以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之流者異矣又次曰無有生死之分首體凡焉二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戴者金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戴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爾夫膘祭之有膘胲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胲則爲可散矣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廁則不無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孰以爲名實因以爲己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已節而以奴儐之皆由自是以致此弊塞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蜩鳩之同於倫枿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蹍女展反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太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屏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謍夫德之累達道之塞責當顯嚴名利六者勃生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慝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蹢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之兄則言姬謝之所辭謝太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如己已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

不謀聲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玉者小信之質耳太信則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故失也動而效彼則罔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蹢弓而射我則我不以思望之則蹢弓而射我則溺泣而道之以其恩於蹢弓而射我則溺泣而道之故雖蹢足不得不離以放驚兄弟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則恩之至忽姬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

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徹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去與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道以通於一爲達則去累集矣不會中則道集矣不會無以爲道也凡此諸累不去養無以見德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爲爲僞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爲則知者知也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則知者謨也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也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狼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之天而況吾矣乎人乎

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脊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胃不魄一作愧而忘人忘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

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郭註 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於天則聖人也蟲能守蟲卽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存棲故掖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刻復謂不醜而忘人言不識人之所惜也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爲不爲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乎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 經中有天人聖人此交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又狼乎人也彼毀行喙息羣分類聚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以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乎人乎而凝議之耶雀適甯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故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捨畫而弗循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者宜其復生而不愧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于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奴不怒無爲則未始有物物人不能平而悬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疇躇以興事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方子及

全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也惡人則與蟲同天矣全人則與天為人之天猶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舞耳故綽之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管見 總論 庚桑之於老子具躰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跡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是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後其心而警發之足為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為撒手懸崖命根幽處幾何而不斷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鈍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遷延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藥之趣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已還襲順物衛生之經槩見乎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為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慴鏌鋣之鈍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於先後一體寤顧僨厕貴賤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務是之妄見至紘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棄而遠之臟具腵胦而可散不常尸工中微而拙乎藏畏此皆解執滿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為不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君定於一而應無方矣

莊子翼卷之七終